



初秋

安徽长丰 庞凡

夏日的烦闷和燥热还含情脉脉，恋恋不舍，秋就这样扑面而来了。数不尽的流年，一切都如雨打风吹去，夏去秋来。狂热的、炽烈的、翻滚的、激荡的都已不见了踪影，只停留在旧时的诗篇里了。周末，刚刚下过一场小雨，黄昏时分，和几个好朋友相约去“靠天收”农庄赏荷。一轮斜阳窥视着初秋的大地，车子行驶在合水路上，一股湿热的、夹带着公路两边泥土草木的气息不断从车窗扑进来，偶尔有一棵高大的树木快速地奔向车后，几个人叽叽喳喳，聊得甚欢，我的心情也愉悦起来，一些郁积的烦恼都遗忘在这初秋黄昏的风里。

天，蓝得深邃高远，几朵白云在悠闲地踱步，显得那样的漫不经心，与世无争。“靠天收”农庄一大片一大片铺满了碧绿碧绿的荷叶，在初秋的阳光中闪着生命的光，不知是谁撒落这满池的翡翠，一枝枝荷花高昂着头，含苞待放，让我想起陶渊明“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诗句。自古爱荷的人很多，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古人为我们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关于荷的诗句，唐李璟的“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宋欧阳修的“荷花开后西湖好，载酒来时，不用旌旗。前后红幢绿盖随”；宋晏几道的“守得莲开结伴游，约开萍叶上兰舟。来时浦口云随棹，采罢江边月满楼”。宋周邦彦的“鸟雀呼晴，侵晓窥檐语。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等等，不胜枚举。天色渐渐暗下来，最后一抹余晖也隐入云层。

返回的时候，我的心还久久停留在那片荷塘不忍离去。我想到故乡的田野，田野里油画般色彩绚丽的稻子和麦子。故乡村旁的那条小河，小河里清澈的河水蜿蜒而去。雨季涨水的时候，我和弟弟会拿着小网去捉鱼虾。还有故乡村子里家家屋顶上袅袅的炊烟，和傍晚时分母亲呼唤贪玩的孩童回家吃饭的声音……岁月的拔节声里，远去了少年，远去了青春……

晚上，读完书正准备休息时，一位好朋友找我微信聊天，向我诉说心中的苦闷和困惑。我耐心倾听，温言安慰，劝解。时间滴滴答答，他的心结也在一点点打开。他真诚地跟我说：“你的一席话，让我这个大男人泪流满面，眼泪鼻涕一把抓，我是不是特别没出息，你不要笑话我哦”。我怎么会笑话他呢，他愿意把不能言说的心事和苦恼向我倾诉，是一份沉甸甸的

信任，被人信任的感觉很温暖。在这个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不管男人或女人，都有被生活的重压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都会有迷茫和困惑。找朋友倾诉一下，是一种释放，也是给心灵减压。聊到最后，隔着手机都能感受到他的放松。他给我最后发来的一行字是，“我如释重负，你的话语娓娓动听，条理清晰，你不但文字功底好，我觉得你最少是个二级心理咨询师”。自古逢秋悲寂寥，是秋的寂寥和落寞感染了我吗？和朋友互道晚安后，却辗转无法入眠了。可能每个人都有一块内心不为人知的隐秘世界，有着不能言说的伤感，如同这秋天的到来一样，不能拒绝。

“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仿佛还没有认真的年轻过，就已经无可奈何地老去。没有美丽的容颜，也没有过人的才学，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平凡女子，一个用心生活，一路前行一路歌的女子，用淡淡的书香、真诚和善良来温暖自己也温暖着别人心中的薄凉。心情愉快时，翻一翻散发油墨香气的书本，心情就更加芬芳；心情苦恼时，吟一首小诗，写一段文字，那些文字会驱散心中的阴霾和沧桑；劳累时，执一本书卷，苦和累在文字的浸染下便会活色生香。

月挂中天，人们大都进入了甜蜜的梦乡，只有秋虫在不知疲倦地呢喃着。秋是怀旧的季节，许多人和事被不经意地打捞起。虽然秋天是寂寥的，有着淡淡的忧伤况味，但我还是喜欢秋的。秋像一首清灵婉约的诗，一幅绚丽多彩的画，一首婉转悠扬的歌，一个耐人寻味的梦。秋，让人们忆起昔日的美好，也会遗忘生命中的伤痛，走过的路，说过的话，爱过的人，都散落在来时的路上，

白露

山东临清 杨金坤

清晨起来，发现露天阳台上的花草草已经挂满一颗颗莹莹的露珠，圆圆的，润润的，亮亮的，轻轻一碰，便洒落一地晶莹。看到这晶莹剔透的露珠，我轻轻地吐出两个字——白露。

秋始白露。从此，风轻、云淡、天高、水长。天不再炎热，风不再肆虐，人不再狂躁，夜也收缩了翅膀，就连雄鸡的鸣唱也如梦吃一般迷幻。晨起，花草叶上的露珠儿晶莹、玲珑、剔透。阳光很亮，明晃晃一大片，但不燥热，仔细分辨，竟见纹理，丝丝缕缕，照得行人心生暖意。静夜，深思静听，窗外秋虫呢喃，远远近近，弥漫着悠远迷离的意境。

白露含秋，那晶莹的露珠折射出诗意般的韵味。史铁生在《我与地坛》里曾这样描述：“以心绪对应四季，秋天是从外面买一盆花回家的时候，把花搁在阔别的家中，并且打开窗户把阳光也放进屋里，慢慢回忆慢慢整理一些发过霉的东西……”这样的场景，有着迟暮的温暖，像母亲脸上布满皱纹的笑容，盛开在黄昏里，不惊艳，却散发着内在的光芒。

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二候元鸟归，三候群鸟养羞。三候中，一候鸿雁来蔚为壮观。辽阔万里的天空，掠过一队长长的大雁，呢喃着飞向遥远的南方，梦牵魂归迁徙的路程，从翱翔的翅尖轻轻滑过，留下一串思念的召唤。告别节令的一声声鸣叫，就像一枚枚透亮的银针，每一声熟悉的声音，都刺疼在亲情重逢的梦里。随着“人”字型和“一”字型的雁阵变换，田野更加生动，大地更加丰满，天空更加澄澈，秋天更加明亮。

露从今夜白，天自此日凉。母亲在世时，每到白露，总是一再叮嘱我：勿忘添衣。如今这絮叨声早已远去，唯有一颗颗露珠滴落在心头，每一滴都是怀念。金秋白露，喧闹已经远去，寂静翩然而至。岁月，唯有走过才会懂得。自然，唯有洞察才会敬畏。

此夜

安徽池州 赵柒斤

一到中秋，山村便步入一年中最忙碌最愉悦的日子。家家院落、水田及阡陌纵横的坡地沟坎，仿佛一夜间全涂上斑斓光鲜的色彩。停下脚步静静地呼吸，又隐隐约约闻到各种秋实的味道，那是慷慨且令人垂涎的秋果秋粮之香味。

走进山村，目力所及，一切都显得明朗、袒露、雅致、成熟和香气缭绕。后院里，鲜紫的葡萄挂满棚架，一串串、一颗颗，晶莹剔透；赤红的石榴缀满枝头，咧嘴微笑，露出红宝石般的果粒；火红的珍珠枣压低树枝，轻轻一杆，便如雨下，香气直扑鼻尖；橙黄的柿子点亮灯笼，庆祝丰收。前院中，屋檐下一长溜地挂着棒槌般的玉米，夹杂其间的一串串炮仗似的红辣椒，院门两边斑斑驳驳鹅卵石砌的墙根挤挤挨挨地堆放着金黄浑圆的南瓜。院落的场基中央，摊晒的是金黄的稻谷，四周摆满大大小小的簸箕，随意铺开的皆是丰收的果实：枯黄细长的豆角蹦出的是绿豆，膨胀的豆荚跳出的是黄豆，小簸箕摊晒的是白白的芝麻、胖胖的花生和圆圆的山核桃……秋实累累暖人心，哪有山人不高兴！

中秋的阳光明朗干燥，打下的粮食须晒足阳光。晒过的果实蒸发了水分，凝聚了精华，祛除了霉素，稻米更香、枣子更甜、豆子更脆……它们蓄足阳光，也就积蓄了热能，不仅不会变质糜烂，还更富有了繁衍生命的能量。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山村的中秋之夜，静谧恬然，清新婉约。皎洁的月色将斑驳的树影投在窗棂，窗外院子里各种秋果微风中轻轻摇曳，散发出淡淡的清香。中秋月光，透过果树和庄稼射下，送来阵阵成熟的香味，香味伴随着月光，月光掺和着香味，在上空弥漫、扩散、升腾。沐浴山村中秋月光，泥土路、石板路上挽着年迈的父母随便走走，偶尔几声蟋蟀伴奏，亲情的涟漪不时被拨动，刻骨铭心的情趣自添几分，恍然不知远近、忘了时间。

月光如流水般泻下，山村披上一层薄薄纱巾，呈现出一种朦胧的意境之美。月光下，庭院中，早已支起一架圆桌或小方桌，长条凳、折叠椅等围桌摆开，咸豆角、酱黄瓜、红烧小河鱼、青椒炒肉丝、排骨炖冬瓜、板栗焖仔鸡等香气缭绕，一家人围坐桌前，月光下畅饮，老乡们根本不懂李白、苏轼缘何中秋之夜对月吟唱：“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但饭桌上，满上酒的杯中已融入月光。“爸，儿子敬你一杯。”“妈，女儿跟你碰杯”……山村人不懂诗情画意，不会咏月抒情，只懂得尽情享受天伦之乐，只会忘情感受良辰美景。

饭罢闲坐，饭桌上早已换上瓜子、水果、花生、菱角、板栗、月饼等，边吃边聊，隔壁院落里不时响起的欢声笑语通过月光“传送”，相互“渗透”，宛若唐诗“直到天头天尽处，不曾私照一人家”所描述，偶尔“抬头望明月”，却是好奇地打探月宫中的女神嫦娥、可爱的玉兔、抡斧的吴刚及始终砍不断的桂花树，虽体会不了“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却感受到“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月光渐渐铺到中庭，显得格外明亮，一门心思的“追剧一族”也情不自禁地仰起头，任凭月光亲吻，“此夜若无月，一年虚过秋”或许最能表达此时山里人的心情。

夜深渐，赏月之人陆续回家。金风吹拂，月光晃动、摇曳，沙沙作响，颇似催眠曲，山村人心旷神怡地进入甜美的梦乡……